

# 民国时期心理学名词汉译与审定

胡延峰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民国时期,西方心理学知识大量传入到国内。译介过程中,名词术语的翻译成为译者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但由于缺乏规范,也造成了汉译名词的乱象丛生,从而制约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了规范名词术语的汉译,促进学术健康发展,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国立编译馆先后进行了心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汉译名的统一。

**关键词:** 民国; 心理学; 名词术语; 审定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16)05-0010-05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并非源于自己的母文化,而是 19 世纪末期以来,欧风美雨驰而东的结果。时至今日,中国心理学界也唯西方是瞻,无疑,翻译成为中西学界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名词之于科学,就如同经络与骨骼之于人体,是科学体系的浓缩与精华。因此,在知识翻译与传播过程中,名词术语的汉译与审定尤为关键,其对知识传播、学科整合与规范、科学研究、文献编纂与检索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自清末以降的半个多世纪,西方心理学从零散的登陆中土,到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引进,翻译见证了我国早期心理学发生、发展的这段重要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一时期的学术翻译史,尤其名词术语的汉译及审定工作却没有引起相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只有阎书昌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的《颜永京对西方心理学引入及其汉语心理学学术术语创制》一文。关于民国时期这方面的研究性文字则是空白。本文即依据详实的史料,对民国时期心理学名词的汉译与审定工作做一系统梳理,以期还原客观历史事实,铭记先辈对于早期中国心理学的贡献。

## 一、心理学名词的汉译

1889 年,经华人牧师颜永京之手,美国心理学家海文的 Mental Psychology 被译成中文,由益智书会出版,定名为《心灵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汉译心理学书籍。翻译过程中,颜永京对名词汉译尤为困惑:“其中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达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字,勉为联

结,以新创称谓,读是书者,从外面以窥,似属模糊莫辩,而精心以究,不难贯彻由来,庶其谅之。……其间文气或不雅驯,所创之称谓或不的确,实由创译之故。”<sup>[1]</sup>

至民国时期,虽然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已盛极一时,但译者无不受名词汉译之困:“许多名词及观念,译述十分困难。译成后,解释也不容易。各种科学在汉文上,都有名词的困难。唯独心理学的困难,是最复杂的。”<sup>[2]</sup>“在翻译时最感困难的是专门名词的不易确定。在今日中国,心理学名词至今还是没有统一的译法,译者除常见的字沿用一般译法外,对于名词颇费斟酌。”<sup>[3]</sup>对于中国而言,心理学属于译来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无与其对应的话语体系,翻译之难,尤其对作为学术灵魂与精华的名词术语翻译,更是难上加难。在文本翻译过程中,对名词的处理不当——不译、漏译、歧译或误译都会影响源语文本信息的正确传递,影响读者对原义的理解,从而制约学术的传播与健康发展。如上所述,个体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体会到了名词术语的翻译困局,当然也意识到了名词汉译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作者认真研读了诸多民国时期的心理学译书,发现译者大都会对名词翻译作出专门处理,以助读者理解,一般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书后附有中西名词对照表,或中西人名对照表,这是当时大部分译者处理名词的通行做法。例如,舒新城编《心理学初步》(中华书局,1923)后附

收稿日期: 2016-03-27

作者简介: 胡延峰(1969-),男,山东庆云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和翻译史。

译名表 12 页,金公亮译《心理学》(世界书局,1931)后附译名表达 19 页之多。其二,书后附有名词释要,“复摘其要者注其意义。”<sup>[4]</sup>名词释要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每个名词不仅标注汉译,而且对其内涵做出较为详尽的解释。相对于简单的中西名词对照表,这种形式更加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原著意图。其三,通过译序、译言或译例对书中关键名词术语汉译做出单独说明。例如高觉敷在《精神分析引论》译言中对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做出说明:“关于译名,我所用的都较为普通。然而下列数词,却有声明的必要:‘complex’有译为[心组]的,我则译[情意综]。此词为吾友朱君孟实所创,不敢掠美。Paranoia 应译为[妄想狂],我现译[虚妄狂],现在颇觉欠妥。Hysteria 译[协识脱离病],似有采取 Janet 的学说的嫌疑,故也不甚妥适。Libido 比较难译,弗洛伊特的 libido 和 Jung 的 libido 不同其涵义,有人译音,当然很对,只因[力比多]入文,读者或难明了,故又以意译为佳。我前曾译为[性力],惟以[性力]译 Jung 的 libido 则又不妥,所以现在译为[基力]。”<sup>[5]</sup>其四,译文中名词之后加注原文。“吾国语言复杂,科学用语,亦不统一。著述中固有名词及科学名词,若不附有原语,有令读者无所适从之弊。本书为便利读者参考起见,全体固有名词及大多数科学名词,都附原文。”<sup>[6]</sup>

在西方心理学初登中土之时,由于没有统一固定的译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以上多种策略来帮助读者加深对于名词术语的理解,此种基础性的工作对于学术的传播功不可没;而且大量汉译名词的出现,也为日后的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没经审定的汉译名词极不规范与统一,名词汉译乱象丛生。张德培在《从近四年杂志论文上观察中国心理学的趋势》一文中,对此乱象做出如下描述:“名词不统一这个问题,恐怕是个人都感到的。中国的翻译的名词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标准,有的主张意译,有的人主张译音,有的人主张音义兼顾,有的人译人名时还要像中国人的名字,有的人专译为一些不常见的字。种种主张各不相同。弄到不谙外国文的人今天见到一个新名词,明天又识得一个新名词,其实只是一个字,都不过是识者变戏法而已。举个例罢,如 Gestalt 这字的译法,有人译为[完型],有人译为[完

整],有人译为[基斯塔],有人译为[格式塔],有人译为[格斯塔],有人译为[格式道],有人译为[格士达]。一个字有七种译法,总不能算少了。又如 Watson,有人译为[瓦逊],有人译为[瓦岑],有人译为[华岑],有人译为[瓦特生],有人译为[华生],有人译为[瓦德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sup>[7]</sup>

名词汉译的不规范、不统一,既为读者阅读带来了困惑,制约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严重干扰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名词汉译的审定工作势在必行。

## 二、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心理学名词审定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影响最大的全国性教育社团之一。1921 年 12 月,该社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而成,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sup>[8]</sup>,力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教育学术,推动中国教育问题的研讨与教育实践的开展。1922 年 9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麦柯儿来华,指导心理与教育测验工作,并在南京、北京各组织一编制测验委员会。麦柯儿委托南京的朱君毅对统计和测验名词进行审定<sup>①</sup>,邀请北京的张耀翔对心理学名词进行审查。张因事务繁忙,无法抽身,刚刚回国的庄泽宣<sup>②</sup>便成为不二人选。工作开展之前,庄泽宣和麦柯儿商定了所译名词范围:“太普通的不译,太不常见的不译,非科学的而空泛的不译,哲学医学生理学或其他科学所用的不译,关于统计及测验的归朱君毅先生译。”<sup>[9]</sup>之后,麦柯儿又函告了庄泽宣名词审定的程序:先看若干的心理学书和他们的索引,然后做成一张按字母排的名次表;把同意义的字查出,以免重复;把自己查出的意义,就正于心理学委员会;收集已译的心理学名词;定几条取舍译名的原理;把草定的译名就正于委员会。整个名词审查过程,正如庄泽宣所言:“实际上做起来,很难一一照这种理论的方法”<sup>[9]</sup><sup>13</sup>,且困难重重。

首先是名词收集与整理颇费脑筋。“心理学还是在生长的时期,还没有到成熟的时期,所以各人用的名词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一个意义而各人用的名词不同。一个名词,各人的定义不同。因为各人的主张不同,以至于一派的人用的字在别一派的人看了,说所用的字不是心理学的字。这种种情形,学

①朱君毅审定的统计与测验名词,由商务印书馆于 1923 年出版,共计 1000 名词余则。

②庄泽宣,中国著名教育家,191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 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22 年回国。

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不过到审查名词的时候,这困难真是困难了。”<sup>[9]14</sup>其次,查字义环节,可用工具书匮乏。当时“普通的字典,关于心理学的字太少,定义也太泛,只可供参考。专讲心理学的字典,只有德国有最近出版的一部。可惜我去买,没有买到。英文里可用的只有一本心理和哲学字典 Baldwi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但是太旧了。日本的哲学字汇,我也找不到,听说里面关于心理学的字也不多。”<sup>[9]14-15</sup>再次,是定译名困难。“这定译名的困难,也非料想得到的。查了许多的中文心理学书,拣可用的用。但是困难的字是在没有译的,或译而不可用的。有许多字,本意十分明白,但是要找中国字去代表他,很不容易,甚而至于想了半天,想不出来。”<sup>[9]15</sup>最后,求正环节无法落实。“字排好了,字义有点明白了,我又去见麦柯同他商量一番。不过他是桑代克派,所以我也不愿尽信他。本来要召集京津附近的心理学家商议,因为分得散,大家忙,办不到。”“这译名草案定后,已经是七月中了。我就请改进社替我印寄京津沪各心理学家,请他们批评在七月底寄回给我。不料回信很少,大约是因为暑假学校忙的缘故。”“到改进社在清华开年会的时候我把这草案在心理测验组里提出讨论。当时又举出刘君廷芳和我去再审查一下。刘君是很忙的人,我催他几次,他始终没有空和我讨论。后来他说这件事应该聚集南北心理学家于一堂去详细研究。这个意见我十分同情,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到。”<sup>[9]15</sup>毫不夸张地说,庄泽宣几乎是举一人之力完成了麦柯儿托付他的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1924年12月,《心理学名词汉译》(Terms in Psychology)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行,颀华印书局印刷,初版面世。整个小册子分序、心理学名词汉译、审查心理学名词的经过3部分,共计18页,收入438词。

《心理学名词汉译》所编译名词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每个名词术语统于一种译法。当时由于翻译标准不尽一致以及不同译者对于原文的解读差异导致一词多义现象屡见不鲜,以 conditioned reflex 一词为例,当时通常译为“交替反射”,臧玉诠译为“制约反射”,<sup>[10]</sup>而庄泽宣则译为“转移反射”。结果“弄到不谙外国文的人今天见到一个新名词,明天又识得一个新名词,其实只是一个字。”<sup>[7]</sup>所以,为心理学界规范、统一汉译名词起见,一词一译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二是本书所收集、筛选的名词几乎涵

盖了当时所有的心理学派别与分支。庄泽宣主要以 H. G. Warren: Elements of Human Psychology 一书后面的心理学名词表为依据,又查了其他的书籍,增减了许多字,最终形成心理学名词汉译表。他认为“我虽近于一派,但绝不愿意看不起别派。我以为心理学还没有到成熟的时期,所以应该各种学派一律重视。”<sup>[9]14</sup>编译者对待学术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助于所审名词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不致偏于一隅。

客观地说,中华教育改进社进行的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在当时学界并没有引起多少共鸣与响应,这或许与召集人庄泽宣的初出茅庐,资历较浅,号召力不够有关。这一点在庄泽宣征求意见过程中,从诸多心理学家对此的消极态度上充分体现出来。最终,庄泽宣审定的心理学名词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名词术语的审定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作,仅靠一己之力或几个人的力量实难完成,即使完成,整体而言,也鲜有推广价值。对此,刘廷芳曾感言:“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指派几位学者为委员,便能编出一本心理学辞典来。就是编出来,也不见得合用的。必得由多数教授初级心理学多年的好教员,对于心理学有研究的,对于心理学的西文著作也真能明了确切的了解的,汉文能清顺地写得出心中要说的话。能招聚这样的教员,从他们自己教授的经验上,把所得贡献出来,做联席讨论会的材料,才能有效果。”<sup>[2]7</sup>

### 三、国立编译馆与心理学名词的审定

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编译馆正式成立。该馆工作分编译和审查两部分,其中编译部分就包括各科名词的审定。“译名统一之重要,凡从事学术工作者频能道之,是以有少数学者过去在此方面曾做相当之尝试,但终鲜效果,盖以此事究非少数人所能举办也。国立编译馆自民国21年成立后,即决意联络馆外专家,从事各科译名之厘定。”名词审定工作“尚称顺利,现已有多科译名渐归统一,正在进行中者尚复不少。心理学译名之编订,即此项大计划中之一项。”<sup>[11]</sup>1935年上半年,国立编译馆编辑赵演<sup>①</sup>受该馆之托,在复旦大学吴南轩,河南大学左任侠协助之下开始对心理学名词进行审定。

#### (一)名词审定的经过<sup>[11]</sup>

##### 1. 名词搜集。名词搜集包括原名和旧译名搜集

<sup>①</sup>赵演,民国时期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编著或译著心理学、教育学书籍几十种,主持了心理学和教育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服务于国立编译馆多年,1937年逝世。

两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最初计划包括英、德、法、日、拉丁5种原名,但考虑到“内容复杂,易滋分歧”,又“现在大都以英文为限。是以普通心理学名词亦仅限于英文。”赵演选定心理学重要著作380种,书目油印成册,分寄国内各专家,请其选定最重要之著作,作为编印名词必须参考书。后有潘菽、陆志韦、肖孝嵘、章颐年等31位心理学教授寄回反馈意见。经整理,汇成《心理学重要著作一览》3册,以备参考。后来“有人认为搜集名词无需如此迂腐,迳行採行辞典,即敷应用。”结果,此计划中途而废。最终主要以H. C. Warre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和H. B. English: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ical Terms两本心理学辞书为蓝本,辅以其他欧美著名心理学专著,作为名词搜集的主要来源。然后,赵演又根据49种重要的中译本,搜罗报刊杂志,摘抄其中所有心理学译名,共计3000余则,制成《心理学名词旧译名汇编》两册。

2. 第一次送审。在参照旧译的基础上,赵演对3000余则名词逐一审定,不当之处,重新翻译,装订成册,于1935年10月26日分别寄送各地心理学专家及各大学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征求意见。送审的专家有:艾伟、陈剑脩、萧孝嵘、潘菽、吴南轩、王书林、刘乃敬、汪敬熙、唐越、卢于道、朱侣倦、朱君毅、潘金辛、程述伊、余家菊、欧阳渊、汪伯烈、倪庙若、高文源、王徵葵、夏斧心、刘廷芳、陆志韦、樊际昌、陈雪屏、周先庚、孙敬孟、陈立、黄觉民、陈鹤琴、陈逸善、林卓然、董任坚、廖茂如、陈一百、章益、张耀翔、郭一岑、章颐年、郭任远、沈有乾、黄翼、胡寄南、倪中方、高觉敷、许逢熙、陈铭祝、杜佐周、孙贵定、陈礼江、俞庆棠、赵震、谢循初、郝耀东、程乃颐、高瀚、蔡乐生、朱希亮、赵燕宁。送审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有:中法大学教育系、华北学院教育系、民国学院教育系、中国学院教学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南开大学教育系、之江文理学院教育系、齐鲁大学教育系、山西大学教育系、云南大学教育学院、中华大学教育系、湖南大学教育系、广州大学教育系。共计寄出72份。截止到1936年9月底,收到专家签署意见书28份。寄回的意见书,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系关于

整个名词系统体例者,一类系关于各个名词者。”在所有意见中,潘菽的建议最为详尽,也最具代表性,摘录如下:1. 审查须限于已流行的译名;2. 审查应限于普通应用的名词;3. 不属于本科范围内的名词不必审查;4. 人名也须加以审查;5. 同一字面与意义的名词,在地位不同之处,不可有二译,字面不同而意义实同的名词,应与以同译,相关系的名词,应有系统,而表现出其相互的差异,不可效严几道等人故作古雅,应以采用通用的名词为归。字面所表示的意义须明显确定。<sup>[1]</sup>

3. 第二次送审。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赵演把名词整理为两类:一类为译名意见一致者,共计1271则,一类为译名歧异之名词,共计1393则。译名一致的名词,连同心理学仪器及设备名词287则,装订成帙,于1936年11月2日寄送教育部聘请的名词审查委员及国内其他心理学专家。<sup>①</sup>之后,陆续收回意见书23份。<sup>②</sup>

4. 译名之会商及决议。1937年1月19日,教育部心理学名词审查会议在国立编译馆举行,陆志韦任主席,除孙国华、郭任远、左任侠、高觉敷4人因故无法出席外,其他委员悉数到会。“出席诸委,精神均极焕发。讨论方式,每人各备油印之整理结果一份,由主席将待审之名词,逐一提出,先决定应否保留或删除,然后再进一步参照各方面之意见,作最后之决定。而各委均本学术之立场,对每一译名加以审慎之考虑,有时且发生热烈而持久的争辩,但经反复讨论之后,终能和平解决。若各委坚持各人之意见,不能决定时,最后一步即举手表决,尊重大多数之意见,少数意见只得牺牲,亦无可奈何之办法。但既经表决,其少数者均能放弃其自己之意见,不再坚持。每一名词,均经过同样之手续,然后决定。”<sup>[1]</sup>会议历时四天半,开会9次,最终通过普通心理学名词2000余则,心理学仪器及设备名词一百余则。

1939年5月,《普通心理学名词》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为书作序,全册71页,共计2700多则名词。

#### (二)国立编译馆心理学名词审定的特点

纵观民国时期心理学名词的汉译与审查活动,

<sup>①</sup>教育部聘请汪敬熙、唐越、樊际昌、陈雪屏、孙国华、陆志韦、程乃颐、萧孝嵘、吴南轩、许逢熙、沈有乾、郭任远、郭一岑、谢循初、孙贵定、蔡乐生、蔡翹、朱希亮、高觉敷、左任侠、赵演等二十一人心理学名词审查委员,参见《国立编译馆馆刊》·公文,1936年12期,第1页。

<sup>②</sup>寄回意见书者:艾伟、潘菽、张耀翔、章颐年、沈有乾、黄翼、郭任远、郝耀东、胡国钰、刘乃敬、汪震、方辰、高觉敷、汪敬熙、唐越、黄觉民、陈礼江、杜佐周、孙贵定、朱鹤年、朱希亮、萧孝嵘、倪中方,见《国立编译馆馆刊》·名词工作近讯,1936年11期,第3页。

国立编译馆的工作远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效大得多,原因如下:

1. 审查机构权威性大。国立编译馆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编译机构,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威。该馆成立了专门的名词审查机构,心理学名词审查之前,已有多科名词审查完毕,在工作程序、活动组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理学名词审查由早已在学界久负盛名的赵演牵头进行,其学术声望与地位也为各方的积极响应助一臂之力。出席名词审查会议的委员皆为国立编译馆呈请教育部聘请的国内久负盛名的心理学专家。上述这些都是中华教育改进社所不能比拟的。

2. 名词审查参与度广。个体译者的名词汉译除部分沿袭流行惯译法外,大多均属自创,有片面、管见之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词审查,拟定工作程序没有问题:名词收集、旧译名收集、专家审议通过。但由于没有得到积极相应,关键的专家审议环节无法得到落实,只是依靠庄泽宣一己之力完成心理学名词汉译与审查工作。反观国立编译馆的名词审查工作,历经两次送审,一次审查会议,前后参与审查的专家达 80 人次之多。这些专家来自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 20 余家国内知名心理学研究所或院系,地域涵盖南京、北京、上海等 16 个城市。整个心理学名词审查活动,历时两年,众多业内专家几经磋商、求同去异,最后达成一致。这样审查通过的心理学名词更具普遍性与代表性,也更易被学界接受与遵道。

3. 加强审定的名词推广工作。个译心理学名词虽然在西方心理学的引进与传播方面功不可没,但由于其主观性、片面性以及不规范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名词术语汉译的混乱,更谈不上大范围、大规模的推广。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审定的名词,也只是经历了审查、审定以及出版的过程,至于其推广应用措施,据笔者目力所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而从国立编译馆名词审定过程来看,历经众多心理学家之手,终成一致,此举本身就是一个被学

界认同、接受的过程,这比任何推广措施更具效果性。另外,“由于国立编译馆有审查教科书的权力,审定公布的名词通过教材审查工作,得到强制执行。虽然其范围仅限于中小学教科书,但对于推行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重要意义。”<sup>[12]</sup>

总之,纵观民国时期心理学名词术语的汉译与审定工作,既有译者个体的尝试与努力,也包含文化团体与政府组织的坚持与不懈,各方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此项工作的开展。我们还无法准确评估这项工作对后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到底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在心理学科发生、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其历史价值也毋庸置疑。早期的心理学学术翻译史,应该纳入中国心理史学者以及翻译史学者的视阈,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 参考文献:

- [1] 颜永京. 序 [M]//心灵学. 上海:益智书会,1889.
- [2] 李勳刚. 刘序 [M]//心理学概要. 北京:北方印刷所,1925.
- [3] 金公亮,译. 译例 [M]//心理学. 上海:世界书局,1931.
- [4] 黄公觉,译. 译者序 [M]//学习心理.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 [5] 高觉敷,译. 译序 [M]//精神分析引论(一).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43.
- [6] 艾华. 凡例 [M]//儿童心理学纲要.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 [7] 张德培. 从近四年杂志论文上观察中国心理学的趋势 [J]. 师大月刊,1924(16):144.
- [8] 中华教育改进社缘起及章程[J]. 新教育,1922,5(3):343.
- [9] 庄泽宣. 心理学名词汉译[M]. 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
- [10] 臧玉詮. 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引言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 [11] 赵演. 国立编译馆编订普通心理学统一译名之经过 [J]. 教育杂志,1937,27(6):79.
- [12] 温昌斌. 中国近代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28—1949 [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2):77.

(下转第 53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9] 王佐良,何其莘,著.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 北

## The Polyphony in “As You Like It”

ZHANG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polyphony appears in Shakespeare’s comedy “*As you like it*”. When we divide the character story of this drama into three units, we will find that polyphony lies in and between them. The appearance of polyphony in “*As you like it*” is concerned with both transition and method in Shakespeare’s writing.

**Key words:** “*As you like it*”; romantic love comedy; polyphony

(上接第 14 页)

## Translation and Censorship of the Psychology Terms in Republic of China

HU Ya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From 1911 to 1949, a great number of western psychology books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During this course, the individual translator had to face some difficulties that the terms translation brought about. In their translating practice, the translators was also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rms, and they made lots of effort in terms translation. However, owing to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and unity, some confusion in terms translation appeared, which limited the sp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ulture.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and unite the psychology translation term,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novation Society began to take to the terms censorship in 1922. In the first half of 1935, the National Compilation Committee began to take to psychology terms censorship. Compared with the censorship by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novation Society, what the National Compilation Committee did made more effect in the psychology field.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sychology terms; censorship